

# 家乡居处

□徐秋芳



听那句话的时候,是个春天,校园里的杨树吐了枣子大的绿芽。一只风筝老高老高,在教学楼的上方定住不动。

讲古,奶奶总念叨祖太爷,念叨祖太爷快要没了的时候,攥着一把铜钱离开。哄我睡觉的时候念叨。帮我薅鸡翎做毽的时候念叨。串亲戚,道上踢出个铜钱,锈得没个样子,捡回来放在窗台上,补袜子,瞥见那钱,停了手,奶奶又念叨。

1928年出生的奶奶,十九岁嫁给爷爷,生了八个孩子,最大的赶年七十二。商量之后,家里人决定把奶奶送到老姑那边儿住些日子,子女们都乐意尽可能伺候好奶奶。老姑,是她们那辈人中最小的。

奶奶九十多,行动不大灵便,身边已经离不开人。开春儿,离开住了几十年的老屯儿,去住老姑家。老姑把奶奶接去那天,打电话和爸爸诉委屈:“妈到这儿了,喊一嗓子,回家,一百岁也离不了,一百岁也离不了那个家……”老姑在电话那头说,爸在这头默默流泪。

奶奶进了老姑家,头一句话:“我寻思你们要把我扔后山上呢,到你这儿,也挺好。”话没落,咯咯的,自己笑嗨了。

奶奶横着巴掌抹眼泪,笑的。老姑蹭着手背抹眼泪,疼自己的妈。那么大的岁数,从干不动活儿的那天起,就把自己看成了累赘——儿女们的累赘。

老姑照料老人十分周到,奶奶脸色红扑扑,人也胖了,腿上的褶子少了整整两道儿。老了就是老了,奶奶嘴里说的事儿和眼前站着的人常常弄反了。半年前我去时,奶奶还能清晰地喊我的名字,半年后再见,奶奶在炕上歪着头儿端详了我好一会儿,还是没认出来。“来啦,坐吧。”拍着炕面,奶奶说。攥起奶奶的手。奶奶的手瘦了,小了,血管鼓凸着,一根儿一根儿爬在手背上。指甲修得挺好,甲缝里干干净净。指尖有点凉,手掌也不再那么温润好看,枯槁,只能用那个词形容这只操劳的手,形容这只仅剩一张皮包裹脂肪严重流失的手。

奶奶一生带过那么多孩子。我们这一辈儿,几乎都是奶奶带大的。那些时光好像是一眨间的事。窗棂间漏进的阳光里飘着灶烟,屋里弥漫着白米粥淡淡的糊味儿。“小秋芳起啊,咱们喝粥嘞。”奶奶从外间探进头,看着被窝里眼睛似睁不睁的我。我小时候好动,不愿在屋里久待,从不会说话起,就参撒着胳膊往门外头跑。妈和老姑说我冒话儿早,刚顶生日,嘴里嘟囔嘴里就不闲着,只有奶奶能听明白。奶奶背着我,陪着我说话儿,一条街又一条街,树的影子从奶奶的身上我的脸上滑过,太阳又大又热。那时候,奶奶的头发一定蹭着我的手脸,那时候的我一定有痒痒的感觉——要不,爸为何总说没进院就能听见我笑呢?眼睛对着眼睛,我就那样看着奶奶,试图从奶奶的眼睛里再找找那些滑过的树影,老高老高晃着亮叶的苘麻,道边土埋半截的破碗儿,叼着蚯蚓追跑的鸡,“不中了,你瞅东院那老太太,走道那灵巧儿。”握拳敲着腿奶奶说。说一次,叹气一次,眼睛便浑浊一阵。

# 心静之始

□水森

一  
有众人叫好。  
◇世上本来没有现成的路,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。

◇人生从来没有成形的路,走过的人再多也不是现成的路。  
◇面对贫穷,抱怨没有用,逃避又不可能,空想天上掉馅饼,早已背离了致富经。

◇追求富裕,要鼓足勇气,要肯于卖力气,立足于自食其力,才换来足食丰衣!

二

◇地厚天高,凡俗人小。  
◇一个人不可能把每道靓丽的风景都揽入怀抱!

◇属于自己的美景风骚务必抓牢,风光旖旎的人生风貌必须仔细观瞰——

◇目中有人,才有行路道道;眼里有活,才有做事牢靠;心上有准,才有自强骄傲;心间有爱,才

扫码听赵慧娟朗读版《家乡居处》



里,四平八稳地坐了上去。我妈凑前问:“妈,这哪儿呀?”“家呀,这是咱家。”奶奶边说边拍打炕,拍拍盘着的腿,蹭蹭了屁股,奶奶歪着身子在炕上找。捡起剥开,埤到她手心儿。奶奶捏嘴里,瘪瘪着嘴咂味儿,又吐到手上。瓜子粘在掌心,抖抖那只手,奶奶拍两下,口里叨叨:“干净干净!”

我坐在奶奶旁边儿给她剥瓜子,剥一个放她腿上,剥一个放她腿上,剥着剥着,腿上的瓜子仁堆成了米山。奶奶一只手虚护着,并不看。看我的脸,看我的指尖,看我头上的发卡。奶奶的眼睛不够用。奶奶的眼睛如同一口老井对望天空。有流云,有飞鸟,有树影,甚至大风吹动井沿儿边一颗沙粒的滚动,对老井来说都是那么熟悉,越熟悉越爱瞅,越瞅心里越澄净越沉稳。那时候住乡下,奶奶来看我。夏天夜短,爸妈起早贪黑上班,中午吃完饭,俩人打着哈欠自顾自午睡。淘了一上午,吃饱喝足,奶奶嘴中孙悟空变的瞌睡虫钻进我鼻孔里了,俩眼皮打架,倚着奶奶的腿,睡着了。奶奶一手揽着我,一手拽小垫子,横上枕头,把我放上面。奶奶也因,坐我旁边,勾头半闭着眼,手拿蝇儿赶蝇子,不让它们爬我。窗外园地里的虫们嘶嘶啦啦叫。一怔,怕自己睡着,奶奶下地往木柜里掏,掏出把生瓜子,一个儿一个儿地剥,一小盒,等我睡醒。凉杯里的水喝起来有点甜,生瓜子嚼起来脆脆的。

老姑和爸爸在商量把奶奶接回家的事。一年了,奶奶见了爸爸常念叨回家。爸爸答应了对奶奶,过年回家。眼看着过年了,可奶奶越来越糊涂,身子骨越来越软。老姑问奶奶:“妈,你过年回家过,还在这儿过呀?”奶奶这回说话提了底气:“再呆两天儿就回,我回去了你别难受,啊!”

第二天,是奶奶的生日,92岁的生日。农村人习惯说虚岁。92岁的生日,不大预备也要摆几桌,五代人了,孙男娣女几十口。“让妈安稳地过个生日再说。”爸爸决定在老姑家给奶奶过生日。说这话的时候,爸瞅着我的大伯和老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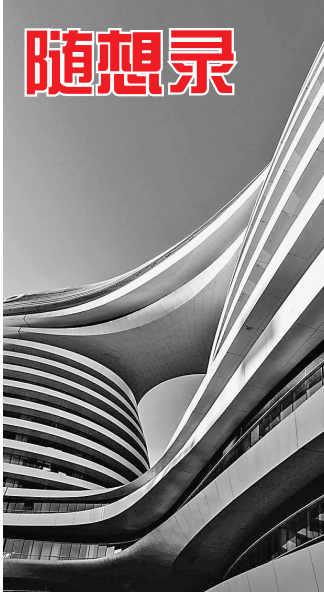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天上午,全家人帮奶奶收拾东西,正午,趁天暖和护着奶奶回家。临走前,老姑改了主意的:“让妈再呆些日子吧!”爸说:“早一天,晚一天,都要回去,放心吧,妈没事。”我知道姑姑担心着什么,我也知道爸爸口中的没事指的是什么。

全家人谁也不说话。默默地为奶奶换了一身新衣。老姑打来水,上炕认真真地给奶奶梳了头,洗了脚。

这一路,奶奶没有半点吵闹,越要到村口时,越是精神,总问:“快到了吧?”奶奶平安地到了家。爸乐得孩子似的,陪着司机开喝了,大伙一拦,他说得轻巧:“都不走了,今儿都不兴走,开车师傅也不走了。”

一进门来了神气,奶奶不要人搀,自己从炕边儿爬到了炕上,上炕认真真地给奶奶梳了头,洗了脚。

全家人谁也不说话。默默地为奶奶换了一身新衣。老姑打来水,上炕认真真地给奶奶梳了头,洗了脚。



◇山高先得日,水浅能容月”。登高望远,站在群山之巅,必须具有相应的站位与远见。

◇“有位必有为,有为才有位”。身居要职,处在显赫位置,必须兼有相称的品行与才干。

◇人活一世一辈子,草木一年一更容。踏上漫漫人生路,从走好每一步,不为冤宠变品性,不因顺逆改初衷!

# 老徐的风景

□朱宜尧



我突然被他问住了。琢磨半天说,还能谁,不就咱小区人吗?真要是进来坏人你有责任。老徐笑了,好像被投诉是件好事。

刚出小区,老徐在给小轿车打气。很多人跟老徐开玩笑,逗老徐。

“你可真行啊!用气管子给小轿车打气?!”

“这不比换胎省事儿呀!你知道我背了多少年气管子?”

那人吱声,等老徐回答。“我背了十年,就放在后备箱。”

“那你用过吗?”

“用过一次。”

这把围观人逗的,笑老徐,也佩服老徐。

老徐还在一下一下打,旁边看样是司机,离老徐最近。

“我再打一百下,给你,你再打几百下就妥了。”

那人有点不好意思:“我跟你也这么打了。”是啊,有几个人能用气管子打汽车的气呢?

老徐说:“那咋的!你们都跟我学就对了,要不这样,能在这个小区买房吗?”

这倒是让我想起老徐种种过往。

老徐就在小区住,姑娘刚结婚,也在这个小区,这小区好赖不济也是城中心,最贵的房子。姑娘的房是老徐买的,就在我家楼下,是二手房,装修时全是老徐操办,那时老徐还不是门卫。姑娘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寻思守家在地多好,虽不在一个门洞,但照顾起来还是很方便。

装修时,我们照过面,说过几次话,无外乎应景的话,邻里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,也不至于生疏。



《小镇故事》(局部) 版画 郭双

# 寂静回忆中重现的城市

□王可越

补,是父亲多年辛勤写生劳作的精选。

一年四季,风雨无阻,兴致所至,上街画画。我父亲画水彩写生了入迷。在菜市中国画,在杂院儿中国画,在垃圾堆边、厕所边儿也画。落了雨,色彩淌下来,那就淌下来。水结了冰,等着解冻,然后接着画。

写生的奥义是“生”。生是生命,也是生活,生动,生息,生生。水彩写生就是有这么一股特别的生机,传递“在场”的韵味。看这些水彩画,相信你能感受到:画家就在现场。画家不断与环境、与时间互动,抓取变化,将阴晴雨雪,喜怒哀乐,将感觉、直觉、心情、不可测的种种情形,全部封存在画面之中。

水彩写生,好比不化妆的邻居,素颜、清淡、真实。相比之下,画室里创作的作品,仿佛粉墨登场的演员——精心打扮,完成度更高,匠心独具,却“机心太盛”。

作为一门匆忙的艺术,水彩写生需要快速完成,写生画面上凝固了动态的痕迹,令人回味的是“进行中”而非“完成”的味道,水彩写生的缺陷裸露在外。一笔下去,坏了,也就坏了。画错了,将错就错,追求不可预计的趣味。看一眼景,看一眼画。写生是与风景对话,也是人与景的对照。写生作品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实性情。

水彩写生包含错误与遗憾,艺术的美感也就在于此。不可预测,不可逆转,亦如人生。

瓦匠,尽量抹平整吧,好心别办成坏事。抹完后,做个警示牌,然后铺了破布单子,说得养生。等拿下布单子一看,还真平整。有次老徐就站在门口看,说,这次没经验,这地方应该倒角。我笑了说,这就不错了,多亏你了。

早起阳光好出去遛弯,看见有人住小区门卫不远处搬花盆,说老徐,你帮我照看几天,我出差家里没人。老徐说,放着吧。你信着我就行。就是三五盆。等过了一段时间,花盆一溜儿,在花坛根处。我没事搭讪老徐,怎么这么多?老徐说,看人拿出来了,都想拿。我一个羊也是赶一群羊也是赶。

老徐媳妇气老徐,说把外面当家了,休班也不着家,吃饭也不回,这当了门卫,有第二个家咋的?老徐犯了瘾,天好就帮着小的人修自行车,弄得满手是油,脸多咱都堆着笑。有汗了,胳膊肘上一蹭,接着修。我卖呆儿,跟老徐闲聊,说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你?老徐说,你才来几年,是孩子上五中才搬的吧?我嗯了一声,接着看老徐修车。

这时有大爷大妈开不开单元门,平时孩子不在家他们不敢出屋,出了屋就进不去,就是我们六单元的。老徐领着二老,走到门口耐心教。大概有几遍了,老人终于学会了按密码,不住地感谢老徐。老人说,来这八年了,我那儿子也教过,教两遍就急眼了,气得我一直没学。老徐说,这回你会了吧!老徐声挺大,像喊。老

人家连连说好,说小徐好小徐好小徐好,喋喋不休地进了单元门。老人进了门,老伴也要试一试,就站在门外,老头在门里,听见门锁“叭”的一声,开了,说,太好了,我也会了。两人高兴得像个孩子,搀扶着走进了电梯。

回过头来,老徐又开始修他的自行车了。

老徐叫徐啥,我一直不知道。

晚间去楼下听说老徐让人告了。告老徐什么?说是老徐“不务正业”。还有比老徐更务正业的吗?说门卫成了修自行车的了,门卫就是门卫,打更的,整天修了什么自行车?!就应该盯着来往的人,坏人进来咋办?!物业说了,老徐要尽量干自己的事儿,少管别人的事儿。可没几天,老徐“老毛病”又犯了,该修车修车,哪怕是小区外的,只要是找到老徐,老徐都帮帮手。

有天遛弯回来,见老徐还在修自行车,我说你不是让人告了吗,怎么还修?老徐嘿嘿一下乐了,半天不说话。我也没事,就看老徐修。半天,老徐说,你猜,谁能告我?我突然被他问住了。琢磨半天说,还能谁,不就咱小区人吗?真要是进来坏人你有责任。老徐笑了,好像被投诉是件好事。老徐修完车,我也就回了。

这几天,脑袋里没别的,净想老徐了,想老徐问我的问题,想他笑得得意的样儿,我突然反应过来:能有谁这么关心他呢?是他老伴怕他累着呀,老徐错过了耳顺之年,也该享享清福了。



共享文字之美  
扫码关注《天鹅》

